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常常途经成都万福桥。彼时只记得桥头车马喧嚣，府河水滔滔奔流，从未料想，这座寻常古桥之畔，藏着一道流传百年的川菜名品——陈麻婆豆腐。待到翻阅诸多史料方才恍然，那些代代口耳相传的逸闻旧事，不单是一道名菜的注脚，更是成都市井烟火绵延百年的生动缩影。

巴蜀大地豆腐独有的清香，千年前便飘入文人笔墨。元代张昉写下“漉珠磨雪湿霏霏，炼作琼浆起素衣”，明代苏平吟咏“一轮磨上流琼浆，百沸汤中滚雪花”，苏东坡亦有“煮豆作乳脂为酥，高烧油烛斟蜜酒”的诗句。一纸诗文，写尽豆腐温润质朴的烟火气，为日后万福桥头诞生的传奇埋下悠远伏笔。

相传清同治元年（1862年），成都万福桥边的陈兴盛饭铺内，脸上带着麻点的陈刘氏，以滚烫菜油、醇厚花椒入锅，将平凡豆腐烹出麻辣鲜香的独特风味。这道专为往来脚夫烹制的市井小菜，渐渐被世人唤作“陈麻婆豆腐”。清末诗人冯家吉途经万福桥，被巷间漫溢的麻辣香气打动，挥笔题诗：“麻婆陈氏尚传名，豆腐烘来味最精。万福桥边帘影动，合沽春酒醉先生。”桥头酒旗摇曳、鲜香随风飘荡的画面，就此永久镌刻在川菜的历史长卷之中。

不过史料记载与民间传说尚有细微出入。虽然坊间普遍认定“陈麻婆豆腐”创始于同治元年，但在《川菜志》《川菜烹饪事典》等权威典籍中，仅记述起源于同治年间，并未标注确切年份。饭铺最初定名“陈兴盛饭铺”，很长一段时间里，“陈麻婆豆腐”只是食客口头流传的叫法，并非正式菜名。李劫人在《大波》中记录过一桩趣闻：当年不少寻味而来的食客，望见

掌柜面上并无麻点，竟疑心自己寻错了店面。足见彼时“陈麻婆”的名号，早已盖过饭铺原本的称谓。

一道市井风味能够长久兴盛，离不开得天独厚的地利。陈麻婆豆腐老店的根基，始终与旧时成都水陆交通网络紧紧相依。依照袁庭栋《成都街巷志》考证，历史上的万福桥曾沿府河数次迁址，光绪年间那座横跨府河的风雨廊桥，才是陈兴盛饭铺真正的落脚之处。当年这座万福桥，是成都西北入城的咽喉要道，桥北连通去往新繁、彭县的官道，桥南紧邻繁华木材市场。彼时成都城内大半菜油、稻米等物资，都经由苏坡桥顺着水道运抵此处；加之附近城隍庙、文殊院香火鼎盛，万福桥一带终年高贾云集、人声鼎沸。饭铺坐落于桥头的上河坝街，守着这片水陆码头，想不红火都难。

作家车辐在《川菜杂谈》中回忆，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常与同窗结伴到万福桥“打平伙”。沿着城墙根走到木厂旁，便能看见那间双开铺面的小饭馆。店内陈设简陋，不过几张方桌、几条长凳，却凭着“地址清静、全城地名”的口碑，日日宾客盈门。兴盛光景未能永续，1947年一场特大洪水冲垮万福桥，陈麻婆豆腐店也遭重创，大半铺面被洪水吞没，洪水退去后老店踪迹难寻，万福桥头一时间冒出多家打着“正宗麻婆豆腐”旗号的食铺，真假难辨。后来万福桥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择址重建，只是承载百年烟火的老桥头，永远留在了老成

都人的记忆里。

翻阅传承脉络，《川菜志》记载，陈氏家族四代由女性掌理店务，技艺后来传给外姓弟子薛祥顺，他也成为这门手艺至关重要的传承人，国营时期长期掌勺。1956年，陈麻婆豆腐店实行公私合营，受原址条件限制，加之城市交通重心转移，店铺开启了辗转迁徙的岁月。根据车辐文字与《川菜志》记载，店铺先是迁至簸箕街，成渝铁路通车后又迁往火车北站，1957年迁至梁家巷，最终定址西玉龙街。从家族小铺到国营餐馆，数次搬迁虽一路颠沛，却也见证着这道风味，在城市变迁中生生不息的韧性。

老成都人都记得西王玉龙街两旁的梧桐树，盛夏浓密树荫遮蔽长街，送来阵阵清凉。老店招牌临街而立，推门而入，满屋花椒香气扑面而来。1991年我参加工作，每日往返于九思巷与红庙子，必经西玉龙街。彼时囊中羞涩，不敢轻易踏进饭馆，直到后来借着朋友请客的机会，第一次尝到店内的麻婆豆腐，那独特滋味，令人久久难忘。

当时掌勺的正是薛祥顺师傅。他恪守代代相传的老规矩：豆腐要选嫩得轻轻晃动的石膏豆腐，切作方正小块，加盐与鲜汤煨上三次锁住鲜味；黄牛腿肉切成细粒，旺火热油炒至酥香不柴；汉源清溪花椒、二荆条辣椒手工舂捣，粗细恰到好处；最后的发汁薄壳通透，每一块豆腐均匀裹满汤汁，绝不糊作一团。老食客端着粮票挤在店内，只为等候一锅刚出锅的热菜，

麻香顺着舌尖直透头顶，配上白米饭大口吞咽，连额角渗出的汗珠，都浸着鲜香。

国营时期，陈麻婆豆腐店还自建豆腐坊。每日午后四点开始泡豆，凌晨磨浆、点卤，头两锅浆液不压制成豆腐，直接做成豆花，作为门店早餐。百余年间，烹饪技法在时光里不断打磨完善：调料由单一辣椒面，演变为融合郫县豆瓣、麻辣层次愈发丰富；肉类从食客自带食材加工，定型为酥香黄牛肉末；勾芡手法几经改良，从无芡到分次薄芡，无一不是匠人对风味与品相的极致求索。

这道诞生于万福桥头的市井小菜，终究没有被府河流水困住脚步。如今麻婆豆腐早已走出成都，走向四海。一缕麻辣鲜香自十九世纪的码头烟火中飘出，陈麻婆豆腐百年的辗转流变，早已不只是一道菜肴的成长史，更是成都城市肌理与川菜文脉传承的鲜活见证。李劫人曾描摹入口刹那的感受，新鲜麻辣带来直击心底的欣喜；远道而来的食客品尝过后，写下“麻婆尝后身珍惜，麻辣酥鲜嫩烫香”，寥寥数语，写尽成都寻常日子里滚烫的趣味。

豆腐滚烫，麻辣鲜活，滋味扎根人心。围坐一桌，我们追寻的又何止一间百年老店？那一勺红油、一缕麻香背后，是跨越百年不曾消散的成都市井人间。府河流水日夜不息，万福古桥几经更迭，而从桥头飘出的香气，历经风雨迁徙，依旧热烈如初，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舌尖，续写着这座城市的烟火传奇。

寻常烟火日常，最藏人间百态，也最见成长修行。一筐朴实的土鸡蛋，一场猝不及防的失手，一地破碎的蛋液，串联起三代人的情绪与心事，在琐屑的意外里，让我读懂为人母的修行，亦明白为人女的温柔成长。

那日，外婆提着满满一筐自家攒下的鸡蛋送至楼下。那一个个圆润饱满的鸡蛋，是她最质朴的爱，是日复一日悉心积攒的心意。藏着对子孙的惦念，也藏着老一辈人对食物刻在骨子里的珍惜。在物资匮乏的岁月里，每一个鸡蛋都是难得的营养与慰藉，是舍不得吃、舍不得浪费的珍宝。

外婆随手将鸡蛋筐递给外孙，不过因一时疏忽，竹筐脱手坠落。清脆的碎裂声骤然划破宁静，声声细碎，格外刺耳。洁白的蛋壳四分五裂，金黄的蛋液混着细碎壳片淌满地面，好好一筐鸡蛋，顷刻间化为满地狼藉。

外婆见状，连连叹息，声声都是发自心底的可惜。于她而言，碎掉的不只是一筐食材，而是日复一日的辛劳所得，是朴素岁月里对食物的敬畏，更是满心牵挂的心意落空。我初见满地狼藉，心头亦是一紧，心疼满满一筐鸡蛋尽数浪费，更带着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气恼，对着孩子脱口而出大声责备。

几句责怪，成了压垮孩子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小小的他站在满地蛋液旁，手足无措，双眼瞬间泛红。那抹慌乱无措的

眼神，微微颤抖的肩头，藏着最纯粹的不安。情绪层层堆叠，从默默眼红隐忍，到彻底绷不住崩溃大哭，哭声沙哑委屈，裹挟着无尽的自我埋怨。

我立在一旁，看着孩子痛哭的模样，最初的气恼渐渐沉淀，慢慢褪去。那一刻我清醒地知晓，孩子的眼泪从不是畏惧批评，而是深陷自我内耗，责怪自己的粗心大意，辜负了外婆的心意，浪费了珍贵的食物。他知晓过错，早已满心愧疚，此刻所有的哭泣，都是小小心灵的煎熬与挣扎。

我默默俯身收拾满地狼藉。一点点捡拾碎壳，小心翼翼地收拢尚且干净的蛋液，盛入碗中，尽力挽回些许损失。收拾的过程，亦是我心绪沉淀的过程。看着眼前落泪的孩子，我的思绪骤然飘回自己的童年。

幼时的我，也曾有过无数次失手犯错的时刻。不小心打碎瓷碗，贪玩疏忽致使家中小鸡被黄鼠狼叼走，每一次无心之失，换来的都是长辈严厉的呵斥与责罚。那些被苛责、被打骂的片段，时隔多年依旧历历在目。彼时小小的我，只余下恐惧、自卑与长久的自我内耗，犯错后的愧疚被严苛的批评无限放大，久久无法释怀。

也是在这一刻，我忽然读懂了育儿的

语，都被它的呼啸声打乱。

茫茫山有一种执着的风骨。许多原始的事物，像时间散落的树叶，分布在山野。而后又堆积起来，愈加幽静。哪怕是山谷里的鸟声，也会在大雨那天，借一身湿气，在水中滚动。

山路上，石头可以说出自己的硬度，但溪水却无法留住远去的痕迹。

树荫下的山坳、流泉下的浅滩，一些隐忍的植物，还在继续着被岁月滋养的生活。只有悬崖上，那伸向天空的几根杂草，依然是岩石的羽毛。大雨将一切事物都隐匿了。老屋、田野、溪流，都隐在了树荫下。唯有滴下的雨水，可以告诉你，流过一个村庄，那边还有村庄。

村庄的入口，有几株数百年的大树，在等你。那些苍劲的物种，像是先人，留下与你对话的窗口。任凭你握手、拥抱、感叹与惊奇的表达。

飘洒的场景，有时像雾，有时像云。你想说的话，都被它的呼啸声打乱。茫茫山上的群峰都有定力，它们在雨中毫不凌乱。唯有路，成为山的引线，在群山之中穿梭，又在群山之间，隐现。

你的炊烟

你的炊烟自儿时的天空升起，自母亲黄昏时分呼唤声中烙上记忆。此时，斜阳如金，抛洒四野。鸟鸣衔着金光，更加响亮。秋天了，桐子还是青绿的，一串串在村口摇曳。葛藤缠绵，沿枝叶攀爬而上，甚至垂下未梢，遮挡了人村脚步。

多年未住的老屋，斜出残缺的一角，让你看见它的忧伤，在瓦片里层层老去。清泉旁，有野花恣意绽放，没有人去收藏这点点艳丽，任它在时空里流淌，随意散落芬芳。

你的炊烟似乎还未飘远，就看见它的影子，还在屋顶上袅袅。门口的石阶，还有你站立的姿势，影子还在。

你说过的话，也还镶嵌在石白上。年年捶打，最坚硬的部分，已经开始变得柔软。只有忘却的地方，还没有归还。

你的炊烟，还在升起，还在那个叫梦的地方，缭绕。

一筐碎鸡蛋

王洪波（四川）

真谛。真正的教育，从不是苛责过错、放大失误，而是温柔托举、指引成长。待孩子汹涌的情绪渐渐平复，我唤来孩子，轻声细语与他谈心，慢慢询问他哭泣的缘故，分辨他心底的委屈与自责。当确认孩子所有的崩溃，皆源于深深的自我责怪时，我心底的柔软彻底被触动。

我轻轻拭去他脸上的泪痕，缓缓告诉他，人生在世，孰能无过。粗心犯错从来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沉溺自责，以眼回避问题。哭泣换不回完好的鸡蛋，也弥补不了已然发生的过错，一味内耗只会困住自己。真正的成长，是遇事不慌、及时止损，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

我耐心叮嘱他，往后对待易碎物品、珍贵事物，要常怀谨慎之心、敬畏之心，细心稳妥、量力而行。倘若再遇类似意外，不必慌乱哭泣，第一时间冷静下来，尽力挽回损失、控制局面，便是最好的担当。温柔的话语消解了孩子心底沉重的内疚，他眉眼间的阴翳渐渐散去，彻底走出了自我内耗的情绪牢笼。

随后，孩子主动上前，与我一同收拾残局，认真擦拭地面，规整物件，还细细与我商议着留存蛋液的烹饪方法，满心想着绝不浪费一丝一毫。看着孩子懂事的模

样，我心生慰藉，一场意外，让孩子学会了担当、懂得了止损、明白了珍惜。

而我深知，这场风波并未真正落幕。碎掉的一筐鸡蛋，于外婆而言，是长久辛劳的落空，是惜粮之心的刺痛。老一辈人走过清贫岁月，早已将节约惜物刻入骨髓，他们心疼的从来不是鸡蛋本身，而是岁月辛劳的付出，是来之不易的烟火安稳。

身为女儿，我懂得两代人截然不同的教育心境。外婆一辈的爱，藏在勤俭节约的坚守里，藏在对物资的极致珍惜里，是吃过的苦、受过的岁月沉淀；而我们这一代的教育，更看重孩子的心理健康与人格成长，不愿让孩子被过错裹挟、被内耗困住。两代人的教育方式，没有对错之分，只是时代赋予的不同底色，是两种赤诚的爱。

为了消解外婆心底的遗憾，我让孩子主动给外婆打电话，真诚诉说自己的歉意与谢意。感谢外婆辛苦攒下的鸡蛋，为自己的粗心失误致歉。我轻声宽慰老人，就当这筐鸡蛋是孩子今年特别的生日礼物，是他独一无二的童年收获。电话那头的外婆，瞬间豁然开朗，所有的遗憾烟消云散，只剩下对孩子的温柔包容与殷殷期许。

一筐碎鸡蛋，碎的是寻常烟火的圆满，成全的是三代人的温柔成长。于我而言，这场细碎的意外，让我读懂：为人母，要修得包容之心，容错育人，静待花开；为人女，要常怀共情之心，调和代际关系，温柔传爱。

清凉的宽与窄

李诚（甘肃）

踏入宽窄巷子，盛夏的成都难得遇上清爽天气。天幕青灰，云层层叠叠，把烈日严实地挡在天外。脚下青砖被万千脚步磨得油润光亮，砖缝钻出几缕细草，沉静地呈现一抹浅绿。风从巷子深处漫来，裹着湿润潮气，拂在脸上丝丝清凉，全然没有盛夏的燥热。

翻查史料，巷子的来路清晰可寻。康熙五十七年，清廷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调八旗兵驻防成都，依托少城旧址修筑满城。当年三条胡同各有名字：宽巷为兴仁胡同，窄巷名太平胡同，井巷子唤作如意胡同，聚居着满蒙八旗子弟。清朝覆灭，满城不再是封闭禁区，商贩、匠人、读书人陆续迁入，街巷日渐喧闹。旧时称谓早已消散，宽窄井巷的骨架却保留至今，只是巷内风物，几经更迭。

漫步宽巷，院落比邻相连，多是川西穿斗式木楼，粗壮木柱撑起舒展屋檐，檐角轻扬，如燕子振翅。有些院落门头朴素，向内远眺，天井、厢房层层纵深，院中老树垂荫，枝上悬着鸟窝，画眉声声清脆。不少院墙新旧砖石交织，像一件打了补丁的旧衫，斑驳陈旧，却漾着家常暖意。门楼木雕最是动人，缠枝莲、云纹、暗八仙，刀法不算精工，自有一股朴拙气韵，不见官作的刻板拘束，仿佛老手艺人随心雕琢，带着鲜活的人间温度。

拐进窄巷，空间骤然收束。高墙相向而立，头顶的天空被挤成狭长一线，行人的影子拉得悠长。墙根小摊依次排开，竹编工艺品、蜀绣文创等新潮物件琳琅满目。年轻摊主从容忙碌，一边接待游人，一边打理线上订单。角落里，一位白发老人端坐马扎上雕刻桃核，刻刀起落间，弥勒的模样慢慢浮现。我静静驻足观赏，他一言不发，递来一枚完工的桃核，小小一枚握在掌心，仿佛还留着手心余温。

再往前走，视野豁然开朗。一方小广场被

茶楼酒肆环绕，几株老榕树舒展巨大树冠，铺满一地浓荫。树下游人自在休憩，品茶闲谈，各得其乐。一袭蓝旗袍的茶女提着长嘴铜壶穿梭在人群中，手腕轻旋，沸水划出一道清亮弧线，稳稳落进茶碗，滴水不洒。我寻座坐下，一碗花茶掀开碗盖，茉莉香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入口温润，身心慢慢松弛。路旁多处老院免费开放，八仙桌、雕花古床与老照片静静陈列，游人往来，轻声低语。巷口“三大炮”、蛋烘糕香气飘荡，软糯香甜，是地道的成都烟火。

邻座年轻人闲谈，说宽窄巷子是“老成都的底片，新成都的客厅”。这话十分贴切。宽巷的旧门楼、青藤砖墙，是沉淀下来的老城光影；窄巷里文创小店、酒馆林立，涌动着崭新气息。井巷子最为特别，老墙嵌着古砖雕、旧石磨，一旁陈列新锐手作，旧物与新意相依相伴。

巷子深处藏着一间书吧，木牌题写：喝茶读书，不问西东。推门而入，只见满架旧书直抵屋顶。窗边女孩埋首细读《成都街巷志》，提笔静静摘抄。我随手抽出一册民俗旧书，读到昔日满城八旗子弟遛鸟、听戏、泡茶馆的闲散岁月。合上书顶，远处传来川剧锣鼓声，高亢唱腔盘旋巷陌，缓缓融进满城茶香。

由宽巷走入窄巷，再转进井巷子，我忽然明白，“宽窄”从来不只形容街巷尺度。宽有宽的敞亮热闹，窄有窄的幽深静谧，宽中藏窄，窄处通宽。人生亦是这般，路途宽窄相间、起落相伴，漫漫一程，恰似走完这一条古巷。

离开时日头微微西斜，云天依旧青灰，巷

间凉意未散。回望青砖黛瓦、老树新枝，百年前的八旗兵丁、往昔市井居民，如今四方游

人，都曾踏过这片土地。巷子不问来客何处来，不问行人向何处去，安静接纳每一个走进

此间的过客。

爱的偏旁（外一首）

郭静（宁夏）

我与你，在梨园中不期而遇
 风自远方来，梨花带泪
 白茫茫落了一地
 被晕染的大地
 鸟鸣里有白色的离愁
 我们似乎无话可说
 光影散乱，河水流向低处
 生活给予的暗示
 要用伤口或火焰来回应
 除了云聚云散，尺长寸短
 我们从不抱怨什么
 你有落花流水般的忧伤
 我持一盏心灯
 在曾经的字里行间
 寻找爱的偏旁

在远处看你

在远处看你
 有时隔着几片树叶，有时
 透进一滴露水。我也会
 看天上的白云
 看水面上晃动的荷叶
 看一丝细小的微澜
 在我的眼中款款而来
 如针刺一般，漾漾而散

无题（外三首）

禾未黄（江苏）

闪电，乌云，雷鸣和风雨
 同时出现，就像黑夜
 最终都会消失
 在村庄的背影里

海边

路过海边，突然发现
 那一次次涌起的大浪
 就是我们的岸

白鹭

蹲在稻田的白鹭
 缩着脖子低着头
 学着雨中披蓑戴斗的老农
 它在想什么呢
 是否在想
 要帮老农衔走一份乡愁

落日

在徐山的山顶看落日
 我看它像爱情
 它看我不知是啥
 大徐山的夜晚
 成了所有重负与疲惫的仓库
 我来的次数多了
 和它们也都成了朋友
 我不离开
 它们也都不愿离开
 傍晚牛的哞叫声
 瞬间让城里的灯火第亮开

立秋

薛欣欣（陕西）

温度计里的水银
 悄悄退了一格
 没人察觉
 走过街角
 风绕过脖颈，慢了半拍
 整座城还烫着
 只有梧桐叶背面
 悄悄染了点黄

镇北台的夜

刘振磊（陕煤化北元集团）

镇北台的砖数过六百个秋冬
 风在垛口把每粒沙都认作故人
 月光爬上窗，成了另一种瞭望
 城墙下，新路缝合往日的车辙
 远方的夯土声，高低不一
 而今，游客把照片贴在青砖缝隙
 烽火台旁，铁塔收拢晚照的余温
 黄昏把两种影子叠进同一片黄土
 守了太久的石头学会了沉默
 但它仍认识每道归来的辙痕
 当暮色漫过女儿墙，城里灯便亮起
 像一声号令点亮所有的窗口
 镇北台把夜空轻轻擦成一把星星

驼城变奏

王顺（陕煤化北元集团）

驼铃沉入沙漠，煤在翻身
 钻塔刺破黎明的薄暮
 毛乌素的根脉紧每一滴水
 老街的灯笼紧捆马帮的吆喝
 风从红石峡带来凿石的声响
 油管在秦汉的烽燧下暗自奔流
 新城把影子投进旧墙的伤口
 夜班车的灯光碾过六百年的辙
 谷雨前后，信天游漫过山梁
 新栽的樟子松摇着绿色的鼓
 这座城在黎明前缓缓勾起脊背
 像一匹骆驼抖落满身星斗
 把千年的风沙站成一声长鸣

七律·夏耘

钟诚（江西）

赤日炎威炼化金，犁锄陌上湿盈襟。
 泥融没踝青连野，草嫩齐腰绿欲阴。
 松土稻畦风送爽，引泉瓜垄水涵霖。
 秋成若遂丰年愿，不惜今朝独抱心。